

## 超乎意料的《漢密爾頓》



旋轉舞台  
王斌

沒想到音樂劇《漢密爾頓》這麼好看。在過去，我對音樂劇多少是存在偏見的，竊以為與高雅的歌劇相比，單就品味而論，音樂劇還是有差距。在現實感上，音樂劇比歌劇略勝一籌，比如《悲慘世界》，它能單刀直入地反映現實人生，而歌劇總是有太多的美化與間離。這次的《漢密爾頓》亦屬此類，強烈的現實感和鮮活的舞台造型及舞台上歡歌笑舞的舞者，還有那些足以激盪人心的且吸收了眾多流行元素的歌曲，皆瀰漫着一種與人近身之感，讓觀者尤覺親切。

《漢密爾頓》以先是歡樂後是沉鬱的形式將美國歷史上的那位居功厥偉的開國元勳之一的人物——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如此生動活潑而又不乏喜劇色彩地呈現在舞台上，同時，亦以敘事之形式追述和展示了這一人物，從小無依無靠的孤兒，決心以刻苦讀書改變其人生，成年後，隻身來到了北美這塊當時尚未獨立的大地上，在美國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的現身與奉獻，同時，也一併向觀眾講述了美國在獨立建國之前後的那一段風雷激盪的歲月。

而這些故事，又是通過漢密爾頓之經歷表達出來的，於是，我們從史書上了解的那些如雷貫耳的人物——華盛頓、傑斐遜、亞當斯等也紛紛登場，簡略地向我們演繹了一把當年的美國建國史。漢密爾頓作為獨立建國之父之一人，以及華盛頓堅定的政治盟友，亦成為了建國後第一屆美國政府的財政部長，身居核心之高位，且以一己之力，為未來的美利堅建構了一套相對完整的自由經濟之模式與體系。

有趣的是，或許是此一劇團之大多數成員乃由黑人所組成，故而在劇中出現的「國父」們除了漢密爾頓一人之外，均由黑人演員主演。若從膚色上說，這是有違歷史事實的，但觀感一點也不彆扭。甚至，坦率地說，整個舞台上黑人的表演絕對力壓白人，他們一個個光彩照人，無論是演，還是唱，就像他們天生是為舞台而生，且活躍在舞台的一群精靈，讓人猶感不僅僅是一群黑人在舞台上歡歌載舞，而更是活脫脫的生命在閃爍出他們迷人的生命之本體，或者說靈魂。

《漢密爾頓》的舞台魅力征服了我，此

劇在前三分之二的橋段帶有典型的美國人頗具牛仔範兒的嬉鬧式喜劇風格，也即以這麼一種讓人感到輕鬆愉悅的形式簡略地勾畫出了漢密爾頓的個人成長史，和美國獨立戰爭與獨立後的制憲過程，當然，也沒忘稍微將漢密爾頓的戀愛經歷以幽默的方式呈現了一下，而當此劇延展至後三分一時，則以不露痕跡的方式，讓觀者又漸入了某種一言難盡的準悲劇氛圍，從而，作為觀眾的我，也由最初的歡快之心情開始轉入沉重：漢密爾頓的「出軌」，以及被情婦之夫所要挾，不得不花錢免災，以至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塗抹上了一道永難抹去的污點。

這一污點也將漢密爾頓從萬眾矚目的政治舞台上打了下來，淪落為了一個落泊的「俗民」，而他自己，以及他深愛的獨生兒子，也為了捍衛漢密爾頓的名聲，與對其父輕侮者選擇了自殺式「決鬥」，最終，這對父子分別在不同的時間段中命喪決鬥者的槍擊之下。而他們本來是有勝算之可能的，但他們又都選擇了向天舉槍，這也無疑將生之希望自我了斷。這究竟是因為什麼？漢密爾頓



▲音樂劇《漢密爾頓》劇照

資料圖片

之子作出此選擇尚可理解，那是來自他父親之教誨，而漢密爾頓呢？他已然親歷了兒子因聽其言而命喪黃泉，令他悲痛不已，那麼，他最終也選擇了在關鍵時刻向決鬥者舉槍朝天鳴放，是否這是一種萬念俱灰下對死亡的嚮往？畢竟從俗世的觀點看來，他是一名徹底的失敗者——政治上是一出局者，中年又失去了愛子，與妻子的關係顯然不似當年。這顯然是一個歷史之謎。從此這位功勳卓著的開國之父也從人們的記憶中被淡忘。

## 買文具

我愛文具。逛文具店是快樂的，讓人想起求學的時光。

記得等待高考放榜時，曾擔心升不到大學，從此不需再買文具；大學畢業時，也想過將來的工作會否不講究文具，只用公司提供那些

一色一樣又不好寫的原子筆。

慶幸自己的職業從沒脫離過文具的需要，就算曾在學校和政府部門工作，單位有足夠且素質可接受的文具供應，我還是會自行購買筆、記事簿、改錯帶、文件夾等。這就像買衣服，我不想跟他人作同樣打扮，哪怕是一把間尺、一支螢光筆、一張便利貼，也可代表個人的性格、喜好和品味。

對於重視文具的人而言，文具是很貼身的，貼身的東西



竹門日語  
簡嘉明

有時難以借人，故此，我會帶兩支筆，一支自用，一支準備借出。現在我仍然會如學生般帶着筆袋外出工作，有人見到覺得驚訝，有人則表示欣賞。

網購盛行，市場競爭激烈，現在文具售價越來越低，款式越出越多。對於家境一般的莘莘學子而言，這是佳音，因為在學時可選擇喜歡的文具，豐儉由人，是幸福的。少女風、簡約風、動漫風……雖然身穿相同校服，手裏所用的，卻是各自對未來生活的嚮往與追求。

情緒低落時，逛逛文具店，選一件小禮物鼓勵安慰自己，實用又療愈，也比花錢借酒消愁健康。



如是我是阿薯

「本港今日新增超過一百多宗病例，連日破百！」手機上再次蹦出關於疫情的推送，自從第三波疫情爆發，對於每日新增過百例確診新冠肺炎病例這件事，已經見怪不怪。

仍按部就班地做好防疫工作，戴口罩，勤洗手，多消毒。晚市堂食停了以後，家裏的灶台又重新熱了起來，這幾個星期都是周末買好存糧，周一到五下班後立刻回家做飯。每天研究廚藝，菜不重樣，拍下照片發群組，朋友們都開玩笑說，這疫情的「副作用」就是讓人宅成了廚師。

這是第三波疫情到來後「苦中作樂」的一面。和之前都不一樣的還有，樓下藥房、超市，始終有充足的口罩、廁紙、消毒用品供應，不像之前，這些生活用品早被一搶而空。記得年初疫情剛開始，大家都十分害怕與深圳連結的口岸關閉後物資進不來，「盲搶」伴隨而至。網上曾有一張照片，一戶人家陽台上堆滿了廁紙，看起來夠用一整年。這次就不同了，沒有人再爭當「小倉鼠」，囤積防疫物資。

藥房老闆說，上次是大家都沒有準備，家裏沒有防疫庫存，自然會引起恐慌。這次人們精明了，半年來不斷補貨，口罩廁紙用完就適量採買，保證夠用自然就不會濫買，「有咁驚」。

他說的不無道理。新年過後至今，大半年的時間裏，大家和疫情共處，在有效疫苗出來前，未來可能還將長期共存。這半年來，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突然想起《大話西遊》裏，吳孟達扮演的二當家在山洞敲門，叫娘子出來看神仙的一幕。最開始二當家見到至尊寶用月光寶盒穿越時，語氣驚慌地大叫「升天了」；第二次看到時說「又升天了」，有些驚訝自己「怎麼會說又」；第三次看到時他已經見怪不怪，平淡又冷靜地敲門說：「娘子，和牛魔王出來看上帝。」

相信不少人看香港的疫情也有二當家這樣的心情，從第一波「疫情來了」的恐慌，到第二波「疫情又來了」的緊張，再



▲►同心抗疫

作者繪



到如今第三波「疫情到處都有就這樣吧」的「處變不驚」。

但這種「處變不驚」有利有弊。利在於市民大眾不會過於恐慌，社會不會像年初那樣陷入物資緊缺、人人自危的陰霾。弊在於這算是一種「防疫疲勞」，人們那根緊繃了大半年的防疫神經已經快將麻木，即使現在這波疫情比之前來得更急來得更猛，人們也沒有把防疫意識再提升一個高度。

本港第三波疫情的爆發，和防疫疲勞後的懈怠不無關係。五六月份曾出現連續幾周沒有本地感染，令大家認為香港的防疫取得階段性勝利，很快就能像內地一樣恢復正常社會秩序。「限聚令」放鬆、食肆可入座人數放寬限制，一切的一切都在好起來，街上不戴口罩的人開始增多，人們多少開始有點「放飛自我」。

然而進入七月，疫情爆發得令人猝不及防，更迅速蔓延全港。香港的醫療系統瞬間超負荷運行，特別近期，曾有逾百名確診患者無法即時入院，仍留在家中。滯留社區的病患唯有和家人同住，增加家人甚至鄰居的染疫風險。我住的地方，同一棟樓高層住戶裏也有一位確診患者，在確診後過了一兩天，才獲安排入院。與他同住的家人當天被接到了檢疫中心，當晚整棟大廈也進行了消毒。然而，最開始得知相關信息，卻是我自己上網想查看小區附

近是否有個案時，無意發現的。

除了消毒那天，從門縫傳進來的消毒水味以外，大廈裏如同從未出現過確診患者一樣。疫情「殺到埋身」，周圍無人care。

不過，可能正是因為這次疫情擴散得太厲害，到處都有，才令大家見怪不怪。好幾位朋友住的大樓都出現過確診患者。即便如此，大家都沒有了疫情最開始時那種害怕，也鮮少有人主動申請居家隔離。人們能做的，就是響應號召少出門，戴口罩，勤洗手，多消毒。

確診者無法即時入院，多少是本地醫療資源緊張，瀕臨崩潰的警號。這個情況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湖北曾出現過，但當舉國上下齊心抗疫的號角響起後，一城有難，八方支援，無數醫護從全國各地飛到湖北支援，一座座方艙醫院建成，苦戰幾個月，總算是成功控制了疫情。時下的香港，正正需要這樣的幫助。但不少私心過重的人，卻拒絕來自同胞的好意，將香港置於疫情炭火上烤，隨時有爆煲的可能。

幸而，近日的新聞推送終於彈出好消息，中央宣布派遣內地檢測人員赴香港協助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篩查，亞博「方艙醫院」投用。不少親朋好友都在群組內感嘆：謝謝國家，終於心安了。

當疫情「殺到埋身」，有些事理，才最能看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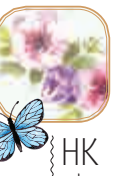
## 街角修錶匠

你試過手錶因為電芯耗完、突然停住不走，但四處找店舖為換電芯而一時無覓處的苦處嗎？當然鐘錶名店或有此服務，但收費不便宜。

我收集許多手錶，有的是社團聯歡的獎品，有親友送、家傳的，也有旅遊時在郵輪、飛機和當地城市買的。有時電芯用完、一時找不到換新電芯的鐘（修）錶舖，匆匆忙忙又取出另一隻來戴，結果那天老伴把舊錶搬出來，竟然是一大堆。其中有一半已毀壞，另一半只是換電芯的問題。歲月有功，才驚覺我們如此愛錶。

本想處理掉那些損壞的，後來想到，送給北角碼頭附近酒樓轉角的女修錶匠，不是挺好嗎？也許她有用。那天出外，正好經過她的攤檔，我將一隻特地帶來的錶給她修。這隻錶是在西班牙旅遊時在小酒店樓下小賣部買的，沒想到最近錶面上的分針竟然脫落，錶卻還能轉。我愛看時間，寫稿看時間，煮蛋看時間，和別人約地鐵交接看時間，睡覺前也看時間，家裏客廳、書房、睡房、廚房、洗手間等到處都掛滿時鐘；我一天忘戴手錶就如失魂魚。

每換一個電池，女修錶匠只收二十元港元，非常划算。老伴對她說，我們常常經過這裏，你沒開檔，只好又將手錶帶回去。她說，你們可以先打電話，她用手指了指左邊的牆，果然，那裏貼了一張寫着她電話的長紙條。我趕緊用手機



HK人與事  
東瑞

拍攝下來。她接過我那隻分針脫落的錶，她的小工具齊備，細長的十指猶如在飛舞，又撬又挖的，不旋踵，我就看到整個玻璃錶殼、錶面和錶身三脫離，那掉落的分針被她拿捏着，簡直像落在魔術家的手中，令我我們驚嘆。當然，在拆開、觀察期間，她也不時停下來，用專門修手錶的小小放大鏡觀察手錶的構造和零件，那種嫺熟和專注的精神讓我們欽佩不已。

我才欠好，又拙於與人打交道，就請老伴問問她為什麼懂修錶，是否學過。她的回答令我們意外，原來年輕時，她曾經在鐘錶店做過店員，熟悉這一行。看看她現在的年紀，約莫在五十到六十之間。估計她後來不做了，退休或輟工在家，也許家境需要，也許聊以打發日子，就出來在街角巷尾開檔營生。對於社會大眾來說，那是非常需要的行當。令我想起了不少中華傳統技藝，因為社會的進步，最終失傳；修錶這個行當，應該已介傳吧？我也想到了自己一介窮書生，如有一天揭不開鍋、無米下炊，是否也願意在街頭巷尾擺檔做一位寫信佬？回答是肯定的，因為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市面經濟不景氣，我連酒樓清潔工、苦力等都做過。

我許多東西都不喜收藏，即使像書和手錶這樣的身外物，喜歡買但稱不上收藏，書用來看，看完其使命也就完成了；手錶用來看時間而已，我不計身價貧賤。



文化什錦  
陸小鹿

騎樓，是一種具有南洋風情的建築形式，流行於兩廣、海南、福建等沿海僑鄉地區。如同每座城市都擁有獨特的氣質底蘊，騎樓在不同城市，也呈現出不一樣的魅力——

廣州的騎樓有貴族氣息。廣州有句俗話「東山少爺，西關小姐」。西關，是舊時廣州的商業繁華區，西關留下的花園洋房及恩寧路騎樓一條街，是當年遺留的財富象徵。恩寧路騎樓街綿延兩千餘米，馬路兩側布滿高大而灰色的騎樓，走廊上開設了不少老字號店舖。與鄰近喧囂的第十甫路不同，恩寧路騎樓街行人較少，寧靜、安逸，像歲月靜好衣食無憂的民國貴族。遠處，駛來各式各樣的小轎車，以及大紅色的雙層巴士，恍惚以為走進了王家衛的電

影世界。

海口騎樓老街，則是另一番模樣，充滿了市井煙火味道。海口的騎樓整體不高，兩三層居多，斑駁的外牆，看起來不及廣州恩寧路騎樓那般高貴。街道不寬，穿梭其間的交通工具以摩托車為主。穿過騎樓老街，就是當地的生活市集。古老的建築與市井的海口在此交融。

潮州的騎樓特色是中西合璧。潮州古城最有名的是牌坊街。牌坊街矗立着22座中式明清石牌坊，與兩側南洋風味的騎樓互為映襯，形成中西合璧的獨特僑鄉風貌。牌坊街騎樓的店舖主要圍繞潮州非物質文化遺產：潮繡、手拉壺、陶瓷、功夫茶館等，以及潮式美食：潮州三寶、牛肉火鍋麵、標條舖、甘草水果……

和潮州並稱潮汕地區的汕頭，有一個蔚為大觀的騎樓群，位於老市區繁華中心「小公園」裏。小公園，並非傳統意思上的公園，而是一個商業地帶，始建於一八六〇年汕頭開埠之

時。當時，很多汕頭的歸國華僑紛紛從國外帶回「洋」玩意，在此興建了具有巴洛克風格的騎樓群。與別處不同的是，汕頭小公園的騎樓群呈扇形放射狀分布，是世界上除了巴黎之外唯一呈放射狀格局的騎樓街區。也因此，徜徉在汕頭小公園，會有在歐洲旅行的錯覺。小公園的騎樓底層也開了不少汕頭風味小吃店，此外，騎樓街區還闢有一條「潮汕文藝人才一條街」，我在那裏看到潮汕電影人蔡楚生的電影史跡館，還有潮劇館，總之，若想感受潮汕文藝氛圍，去小公園的騎樓街即可。

百年騎樓，如今都成為各自城市的歷史見證人。騎樓，何以只在南國落地生根？那是因為南國多為悶熱的亞熱帶氣候。騎樓的特色，是將一樓架空，輔以柱子支撐，樓上的部位猶如「騎」在這些支柱之上，一樓形成內部的人行道。無論下雨天，或是大熱天，在騎樓走廊上逛吃逛喝，不用撐傘，風雨無阻，悠閒自得。